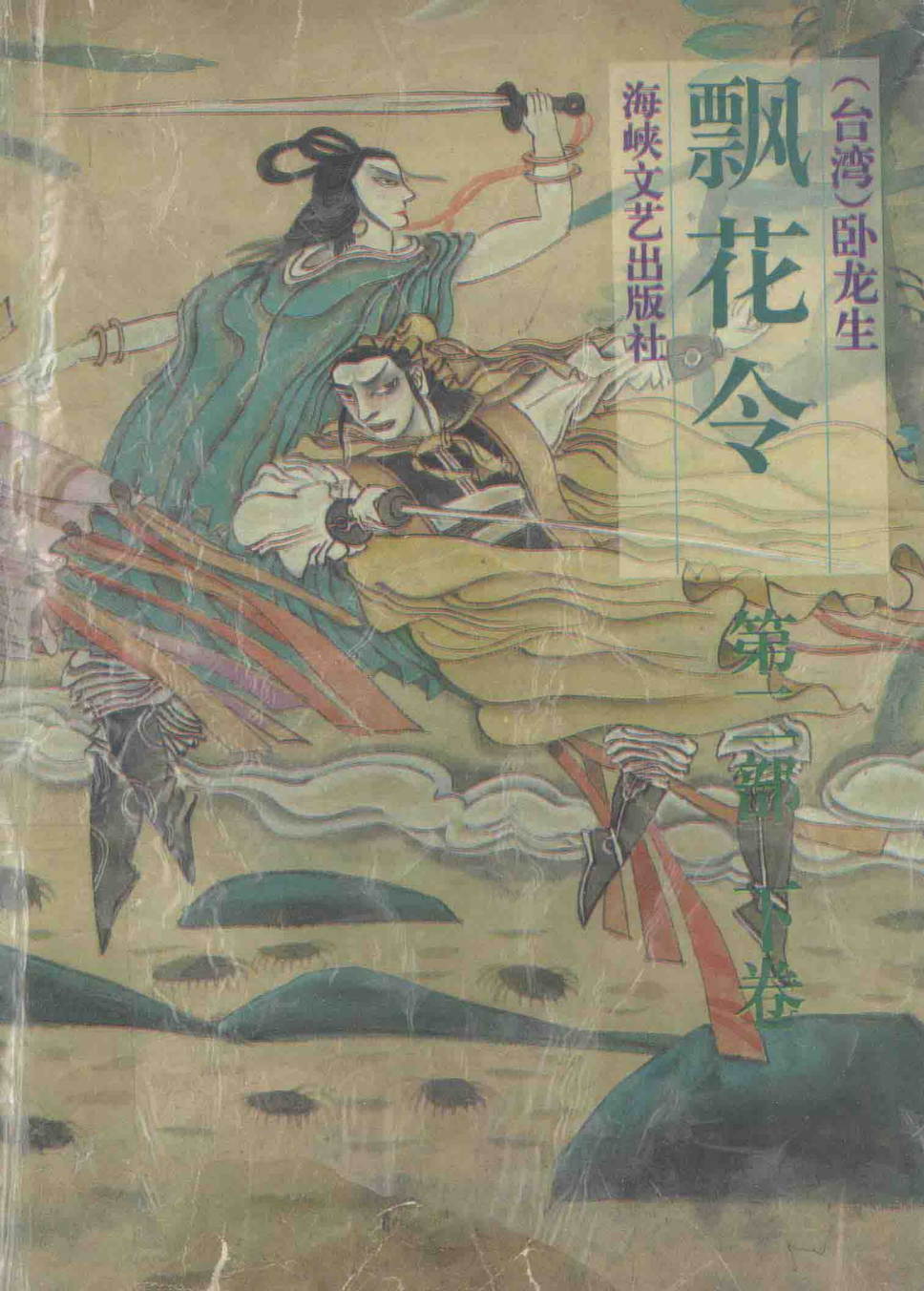


(台灣)卧龙生

飘花令

海峡文艺出版社

第一部 下卷



第二部 下卷

飘花令

（台湾）卧龙生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3·福州

(闽)新登字05号

飘花令

(四部八册)

(台湾)卧龙生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73.625印张 1470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80534—610—0

I·504 定价：55.85元

目 录

第三十章	乔装改扮·····	(975)
第三十一章	风雨欲来·····	(1007)
第三十二章	计御强敌·····	(1041)
第三十三章	再现花令·····	(1076)
第三十四章	群豪毕集·····	(1111)
第三十五章	百步神拳·····	(1143)
第三十六章	以口比武·····	(1176)
第三十七章	巧设安排·····	(1208)
第三十八章	得道多助·····	(1240)

第三十章 乔装改扮

包行听程南山说出见鬼之言，不由轻轻咳了一声，道：“程兄，镇静些，可否仔细地说明经过？”

程南山长长吁一口气，道：“诸位去后不久，在下听到了室外响起呼喝之声，忍不住奔出店外，目睹慕容公子骑马而去。”

包行接道：“只有慕容公子一个人吗？”

程南山道：“一共三匹马，两个人挟持着慕容公子，一先一后，纵骑而去。”

申子轩道：“程兄没有追赶吗？”

程南山道：“在下追了上去，还和那断后大汉对了一掌，那人掌势强猛，在下被他强大的掌力所阻，三人纵马而去，在下想到了九如大师的安危，不敢追赶。”

申子轩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道：“贤侄，程兄如是没有看错，这定然又是三圣门搞的鬼了。”

慕容云笙目光转到程南山的脸上，道：“程叔父瞧清楚那人了吗？”

程南山点点头，道：“瞧得清清楚楚，形貌衣着，和贤

侄一般模样。”

慕容云笙道：“这些人是否由客栈中出去呢？”

程南山道：“这个，在下倒未注意。”

慕容云笙面目严肃，缓缓说道：“也许他们一直就住在这座店中。”

包行缓缓说道：“不错，他们一直住在这座店中，直待把那慕容公子扮装成功之后，才离开了这里。”语声微微一顿，道，“如若在下想得不错，应该还有一个受伤之人。”

程南山想了一阵，道：“不错，有这么一个人，在下出店之时，确然有一个人，倒卧在店门口处。”

包行道：“那就是了，那人想是要拦阻他们，被他们打成重伤。”

申子轩道：“他们扮成慕容贤侄的模样，想来定然是有作用了。”

慕容云笙道：“我知道他们的用心何在。”

包行道：“公子请说。”

慕容云笙道：“他们想冒我之名，去找那飘花令主。”

包行道：“为什么去找飘花令主？”

申子轩却啊了一声，一掌拍在大腿之上，道：“不错，定然是此用心。”

雷化方道：“如若是去找那杨姑娘，咱们一定要设法阻止，不能让他们借你之名，去欺骗那杨姑娘。”

慕容云笙道：“飘花令主，是否就是杨姑娘，还难预料。”

申子轩道：“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借你之名。”

慕容云笙道：“他们去处不明，咱们要如何追寻？”

包行低声说道：“我们去了之后，那王彪来过没有？”

程南山道：“没有来过。”

包行沉吟了一阵，道：“诸位也不用太过惊慌。据在下推想，目前这洪州城中适巧又成了三圣门、女儿帮斗力的地方，咱们适逢其会罢了。”

雷化方道：“似是这两方人手的较智斗力的地域，跟着我等转移一般，我们行到那里，这些人就赶到那里。”

包行望了慕容云笙一眼，道：“我想这和飘花令主到此有关，自然，这也非完全的巧合。三圣门耳目遍布，施用信鸽，传递消息，一日千里，咱们的行踪，自然是无法逃过他们耳目监视。不过，他们要调集高手赶来此地，亦无法赶得这等快速，所以，咱们只算适逢其会。”长长吁一口气，道，“三圣门中不乏智勇双全的高手，他们奉命到此，目睹情势，自然会随机应变，假扮慕容公子一事，决非他们的预谋。如是事出於早先的精密计划，也不会被程兄发觉了。”

申子轩道：“那位女儿帮主，召请咱们，难道和此全然无关吗？”

包行道：“照在下的看法，应该是毫无关连。在咱们进入洪州城中时，女儿帮得到了消息，三圣门也得到了此讯，飘花门的王彪却为人所利用。女儿帮因为想利用慕容世兄，代咱们订下了跨院，首露锋芒；三圣门中人却潜伏店中，不动声色，暗中遣人告诉了王彪。自然，他们别有说词，造成一场误会，幸得慕容世兄，说出姓名，使一场误会，暂时消

弭。但同时，也使三圣门知晓了个中内情，因此，他们忽然动了奇想，假扮慕容世兄，对付飘花令主。”

申子轩点点头说道：“包兄思虑缜密，使人敬佩。”

包行淡淡一笑，接道：“大约飘花令主这次来洪州的消息，已然很早泄露，三圣门准备借此机会，对付飘花令主。”

雷化方道：“那是和女儿帮全然无关了。”

包行道：“女儿帮大约是想坐山看虎斗。”神色突转严肃，接道，“目下有一点不解之处，就是那飘花令主，为何要到洪州来，他必然有所作用。”

申子轩道：“包兄推论大致不错，区区认为眼下最为重要的事，是不能让三圣门利用慕容贤侄，对付那飘花门。这可能引起误会，不知包兄是否有防护之策。”

包行道：“此刻，在杏花楼的四周，恐怕还有很多耳目监视着咱们。除非咱们使用金蝉脱壳之计，使他们不知晓咱们离开了此地，而我们或许因此可以找出他们的行踪。”

申子轩道：“不错，咱们要化装成不同身分，想法子混出杏花楼。”

程南山道：“中午时分，杏花楼食客甚多，咱们混杂其间，或不致被人发觉。”

申子轩点点头，道：“这法子不错。”

包行道：“混出杏花楼，并非难事，不过，人数不能太多。”

申子轩道：“包兄之意，可是要咱们分成两处？”

包行道：“是的。咱们如是全部离此，很快就要被人家

发觉。”

申子轩道：“包兄觉着哪几个人该留在此地？”

包行道：“咱们离此的用心，旨在找出敌人的目的、用心，非不得已不能暴露身分、和人动手；而且不论是否找到敌人，天色入夜前，都得赶回此地，免得实力分散，被人各个击破。”

突然一阵步履之声，传了过来，打断了包行未完之言。

只见人影闪动，一个店伙计缓步行了过来。

厅中群豪，大都是久经大敌的人物，虽觉此人来得突然，但却无一人流露出惊慌之色，十二道目光一齐投注在那店伙计身上，暗自运气戒备。

只见那店伙计随手掩上房门，脱下毡帽，柔音细细说道：

“贱妾是女儿帮中人，奉帮主之命，求见慕容公子。”

慕容云笙道：“区区便是，贵帮主有何指教？”

那店伙一欠身，道：“贱妾朱凤……”

慕容云笙一拱手，道：“朱姑娘。”

朱凤微微一笑，道：“不敢当。敝帮主适才接到了快报，三圣门已然有很多高手赶到洪州，而且后援也将于午时和夜间分批抵达，特地遣贱妾奉告公子。”

那朱凤穿着店伙计的装束，脸上满是油污，无法看出她丑美，但她那一笑之间，却可见一排整齐细小的玉齿。

慕容云笙道：“贵帮主只说了这几句话吗？”

朱凤道：“还有他事，不过，敝帮主说公子身侧智勇双全的高人很多，如非公子之命，不许贱妾多管闲事。”

包行、申子轩同时心中暗暗忖道：好啊！这不是在讥讽我们吗？

慕容云笙略一沉吟，道：“贵帮主还吩咐了姑娘什么事？”

朱凤道：“公子既然下问，那就不能算贱妾多口了。”语声一顿，接道，“三圣门中，找了一个和公子年龄、身材相若的人，把他假扮成慕容公子……”

包行接道：“这个在下等已经知道了。”

朱凤道：“诸位可知道他们假扮一个慕容公子的用心何在吗？”

包行道：“这个，在下等就不知了，请教姑娘有何高见？”

朱凤道：“详细内情，敝帮也未听到，不过，似是和飘花令主有关。”

包行望了慕容云笙一眼，微微颌首，似是赞许她推断的正确。

朱凤目光转动，扫掠了包行一眼，道：“诸位此刻居住的杏花楼外，已然有着很多的三圣门中高手，在监视诸位。”

包行道：“姑娘进入这杏花楼时，可曾被人发觉吗？”

朱凤微微一笑，道：“大约还不致被他们瞧出来。”

包行道：“此刻我等应如何？”

朱凤沉吟了一阵，道：“应该如何，那要诸位决定了，贱妾只能对诸位说明内情。”

包行道：“我等此刻想离开杏花楼，不知姑娘有何良策？”

朱凤道：“诸位可是要走吗？”

包行道：“不是，我等想追查那假扮慕容云笙之人，行

向何处，但又不愿让三圣门知晓此事。”

朱凤沉吟了一阵，道：“这件事只怕不易，他们监视得十分严密。”语声微微一顿，说道，“除非诸位不怕和他们冲突，硬行闯出杏花楼。”

包行道：“在下等希望能够不惊动三圣门中人，离开杏花楼。”

朱凤道：“诸位全部离开吗？”

包行道：“我们只要走出两个人。”

朱凤点点头，道：“两个人也许可以，贱妾出去瞧瞧，替两位安排一下。”戴好毡帽，缓步行了出去。

申子轩对包行说道：“包兄，这位朱凤姑娘靠得住吗？”

包行道：“照在下的看法，女儿帮和咱们合作之意很诚。”

雷化方突然站起身子，道：“在下倒想出一个办法来了。”

包行道：“什么办法？”

雷化方道：“在下想到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

包行道：“如何一个调法？”

雷化方道：“在下也不用改装，大步直出杏花楼，引走三圣门中埋伏，包兄和慕容贤侄，再行设法，借混乱之机，混出杏花楼，也许可以避过三圣门的耳目。”

包行道：“如是别无良策，雷兄这办法，不妨一试。”

慕容云笙低声说道：“待那朱凤回来之后，如是别无他法，就依五叔高见行事。”

几人等候片刻，朱凤果然去而复回。

包行道：“姑娘查看过外面的情势了？”

朱凤道：“瞧过了。”

包行道：“姑娘有何高见呢？”

朱凤道：“就贱妾所见，三圣门大约四人以上，守在这里，他们虽然化装成各种不同的身分，但却无法瞒过贱妾。”

包行道：“他们带有一种特殊的记号，是吗？”

朱凤道：“不错！包大侠果然智慧过人。”语声一顿，接道，“贱妾已然替诸位安排了离此之法。”目光转到包行的脸上，道，“诸位是两个人去吗？”

包行道：“不错。”

朱凤道：“那就对了。一盏热茶工夫之后，有两个人到此，哪两位要离去，请易容换过他们的衣服，然后，故作争吵，引他们动手，两位装作不敌而逃。诸位中最好还有两人追赶而出，守在店门口处。如是万一被店中埋伏之人，瞧出破绽，两人就设法把他们拦回店内，不准他们出去，使他们无法把消息传出！”

包行道：“就照姑娘的安排行事。”

朱凤道：“也许三圣门还有别的高手，埋伏於此，两位离开杏花楼后，也许还会被人追踪，但贱妾对此，亦有安排。两位出店之后，向左面大街行进，至第二条十字路口时，转入右面一条街上，那里自会有人接应两位。”

包行听她安排得如此周密，不禁为之一呆，暗道：看来，这女儿帮组织的严密，似是尤过三圣门了。

朱凤说完话后，微一欠身，道：“贱妾去了，诸位请即准备；我们那接应之人，就直呼慕容公子。”言罢，也不待几人答语，转身而去。

一切如那朱凤所约，一盏热茶工夫之后，两个大汉直冲而入。

两人冲入厅房之后，突然吆喝两声，互击两掌。然后，匆匆脱下身上衣服。

包行、慕容云笙迅快地换上两人脱下的衣服。

申子轩一皱眉头，道：“还要易容。”

只见两个大汉伸手从脸上揭下两张人皮面具，递了过去。

包行低声说道：“朱姑娘顾虑得果然周到。”

慕容云笙、包行接过人皮面具戴好，举步向前行去。

申子轩低声说道：“有劳程兄和五弟送他们出店。”

雷化方大行一步，低声说道：“贤侄接为叔一掌。”

慕容云笙道：“五叔尽管全力出手。”

雷化方也想借机会试试慕容云笙的内力，右手一招，劈出了一掌。

慕容云笙右手一招，硬接一击。

双掌接实，响起了一声蓬然轻震。

雷化方只觉心胸一震，低声赞道：“贤侄内功精进了不少。”

包行纵身而出，大步向外行去，慕容云笙紧随在包行身后。

雷化方、程南山急追两人身后，向前奔去。

慕容云笙一面急步而行，一面留心着四下的形势。

两人行向大厅时，只见厅中稀稀落落，坐着几个客人。

包行和慕容云笙行入厅中，雷化方和程南山也追到了厅中。

这时，坐在大厅一角处两个客人，突然站了起来，向外行去。

包行反应灵敏，一眼之下，已然瞧出那两个站起身子的客人，可能是三圣门中的眼线，当下一提气，跃出客栈门外。

慕容云笙如影随形，紧随包行身后跃出客栈。

就在两人飞跃而出的同时，两个离位的客人，也同时向杏花楼外奔去。

雷化方、程南山早已有备，当下快步向外奔去。四人同时以极快的速度，奔向客栈大门。

雷化方一个箭步当先，抢落到店门口处，右肘一抬，点向一个抢近门口，准备奔出店门口的长形大汉。

那人被雷化方一肘逼得向后退了一步，程南山却一侧身抢到前面，和雷化方并肩而立，两人并肩挡在门口，正好堵住了出路。

两个冲向门口的客人，一个身着长衫，一个身着短装。

那身着长衫的大汉，被雷化方逼退了一步，那短装大汉却疾步而上，左肩一探，直向外面冲去。

雷化方身子一侧，左手五指一伸，疾向短衣汉子身上搭去。

那大汉疾退两步，避开一击，突然一拳，捣向雷化方的

胸前。

雷化方冷笑一声，道：“朋友打人吗！”右手一抬，五指快速绝伦地向那大汉手腕之上扣去。

那大汉似是已知遇上了高手，避开一击，不再动蛮，一拱手，道：“两位请让让路，我们有事赶路。”

雷化方缓缓说道：“两位早这么客气，也不会动手了。”口中虽然答语，但人却站在原地未动。

那长衫大汉突然探手入怀，摸出一双竹哨，放在口中，吹了起来。

哨声尖厉，十分刺耳。

程南山右手一抬，夺过那长衫人手中竹哨，道：“好难听的声音。”

这杏花楼面对大街，四人这番争吵，立时引得路人注目，把一个杏花楼的大门，整个堵了起来。

程南山举起手中竹哨瞧了一眼，随手放入怀中，道：“两位要赶路吗？请便吧！”闪身退到一侧。

两个大汉也不答话，一侧身冲出杏花楼，穿入人群不见。

雷化方、程南山相视一笑，行向跨院

且说慕容云笙和包行行出杏花楼，加快脚步而行，奔到第二条街口处，转入右首街内。

这条街似是闹中取静的住宅区，家家大门紧闭，一眼看去，不见人踪。

慕容云笙一皱眉头，低声说道：“咱们可是走错了路……”

语声未落，突闻一声低沉的呼唤传了过来：“慕容公子。”

慕容云笙转头看去，只见一家红漆大门，半开半掩，声音就从那半掩木门中，传了出来。

包行身子一侧，当先冲了进去。

慕容云笙随后而入。

只见门内站着一个头发插着白花的青衣少女，低声说道：

“哪位是慕容公子？”

慕容云笙一拱手，道：“区区便是。”

青衣少女轻轻地关上木门，上了木栓，低声说道：“两位随我来。”转身直向后院行去。

穿过了三重庭院，到了后门。

青衣少女指着一间小屋，道：“两位请进去更衣。”

包行缓步行入房中，果见两件长衫已高高挂起。

两人换过衣服，行出小屋，那青衣少女已然打开后门，低声说道：“往南走，不要急着赶路，出城五里之后，自有人迎接你们。两位请吧！”

慕容云笙只觉她说得含糊不清，正想再问，那青衣少女已轻轻掩上木门。

包行低声说道：“咱们走吧！要咱们穿长衫，不能急着赶路，那是说，城中到处都是三圣门中的耳目，要咱们走得逍遥一些，免得引起别人疑心。”

慕容云笙道：“包叔叔说得是。”

包行微一颌首道：“咱们并肩而行。”

两人同时迈步，向前行去，绕到大街口上瞥见两匹快马，流星一般向前奔去。

慕容云笙一瞥之间，瞧出那两人之中，有一人正是青衫剑手领队李宗琪，心中吃了一惊，暗道：李宗琪既然到了洪州，想来青衫剑手必然也赶来此地了。

心中念转，不禁回头又望了一眼。

那两匹马，奔行极快，慕容云笙一沉思间，两匹马已奔出数十丈外。

慕容云笙回目一顾间，只见李宗琪身旁的马上人，背上青衫高耸，似是一个驼子。

两人一路上，留心观察，果然发觉了很多形迹可疑的人物，以各种不同的身分，行走在大街两侧。

慕容云笙暗暗忖道：看将起来，这三圣门实力果然是强大无比，似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调集大批高手，布置成严密之网。

两人再次改装，使三圣门布下的耳目失去了效用，很快便混出了城门。

包行略一打量城外形势，就直奔正南一条大道。

两人步履加快，奔行了一阵之后，放缓了脚步。

慕容云笙四顾了一眼，不见人踪，低声说道：“包叔叔，三圣门中人，到了很多。看样子，似是有所谋图了。”

包行道：“不错，看情形，比咱们预料的更为严重了。”

慕容云笙道：“如若他们是对我们而来，那就可证明一件事了。”

包行道：“什么事？”

慕容云笙道：“证明了先父果是三圣门中人物所害。”